

<<呼啸山庄>>

图书基本信息

<<呼啸山庄>>

内容概要

《呼啸山庄》描写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列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后，因受辱和恋爱不遂，外出致富，回来后对与其女友嘉瑟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。

<<呼啸山庄>>

作者简介

<<呼啸山庄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

1801年，我刚拜访过我的房东回来——那个将要给我麻烦的孤独邻居。

这儿真可以说是个美丽的乡村！

整个英格兰境内，我不相信我竟能找到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，一个厌世者的完美天堂。

而希斯克利夫和我正是欣赏这份荒凉的合适一对。

他真是个绝妙的人！

当我骑马走上前去时，我看见他的黑眼睛缩在眉毛下怀疑地看着我。

当我通报自己姓名时，他把手指更深地藏到背心里，完全是一副不信任我的神气。

刹那间，我对他顿生了亲切之感，而他却根本未察觉到。

“希克利先生？”

”我问道。

他点头作答。

“我是洛克乌——您的新租户，先生。

我一到此地之后，就赶紧抽工夫来拜访您，为的是表达我的心意：我这样再三请求，一定要把画眉田庄租下来，不至于让你有什么不方便吧。

昨天我听说您打算——”

“画眉田庄是我的产业，先生，”他慌忙打断了我的话，说道。

“只要我挡得住，我决不容许别人来打扰我——进来！”

这一声“进来！”

”是咬牙切齿的，带着“见鬼去吧！”

”这种口气说出来的。

就是他所靠着的栅栏，也没对他的这句话作出什么同意的表示。

我恐怕正是这种光景让我决定接受这个邀请。

这样一个人物引起了我的兴趣，——看来他比我还矜持得多呢。

等到他看见我的马的胸膛快撞到了栅栏，却也伸出手去打开链子，然后很不情愿地把我领上铺道。

我们一走进院子，他就喊道：“约瑟夫来把洛克乌先生的马儿拉去，再拿些酒来！”

“这一家的大小仆役只怕全在于此了吧，”听到这双管齐下的命令，我心中暗想。

“难怪石板缝里长了青草，树篱只能由牛羊来‘修剪’了。”

约瑟夫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——不，是个老头儿了，也许已经很老了吧，但还是很健壮。

他从我手中接过马的时候，自己还在喉咙里怨声怨气地嘀咕着：“老天爷保佑！”

”说着，还那么气鼓鼓地盯了我一眼，叫我好心地猜想：他该是需要老天爷来帮助他消化消化他肚子里那一顿中饭吧，这声尊敬的呼声和我这个不速之客因此是没有多大关系的。

“呼啸山庄”就是希克利先生的住宅名称。

”呼啸”在当地是个有特殊意义的词儿，形容在大自然逞威的日子里，这座山庄所承受的风啸雨吼。

可不是，住在这儿，一年到头，清新凉爽的气流该是不愁的吧。

只消看一看宅子尽头的那几株萎靡不振、倾斜得厉害的枞树，那一排削瘦的向一边倾斜的荆棘（它们

<<呼啸山庄>>

好像伸出手来，乞求阳光的施舍），也许你就能捉摸出从山边沿刮来的那一般北风的劲道了。幸亏当初造屋的时候，建筑师有先见之明，把它盖得特别结实——狭小的窗户子深深嵌在壁内，两边墙角用凸起的大石块保护着。

在入门之前，我停步瞻仰了一下布满在住宅正面、尤其在大门周围的那许多希奇古怪的石刻，在大门上首，那密密麻麻、剥落碎裂了的四不像怪兽和不懂害羞的小孩子们中间，我辨认出了“1500”这个年份，和“哈里顿·欧肖”这一个姓名。

我本打算发表几句感想，还想向这位板着脸儿的业主请教一下住宅的简史，可是看他站在门口的那种架式，却分明要我马上进去，否则就干脆回头走；我可不打算还没登堂入室，就先把主人惹恼了，叫他越发不耐烦起来。

一跨步我们就进了起居室，根本不必经过什么外间或是过道，这里的人多半把这间屋子称做“正屋”，它通常连厨房带客堂都包括在内，不过我相信在呼啸山庄，那厨房必定是被挤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一——至少，我听出来里边有说话的声音，有瓶罐相碰的声音；而在大壁炉四周，我看不出有什么烧烤、煮炖、或是烘烤的迹象，也不看见墙上有什么铜锅和锡滤器在闪闪生光。

光彩、热量，倒是从屋子的另一边反射过来，十分热闹；原来那儿有一口橡木大碗橱，陈列着一排又一排无其数的白瓷盆子，中间还杂放着银壶、银杯，一直堆叠到屋顶。

这口橱从来不曾欠敞开过，它全部的结构（只除了一个搁着麦饼和牛腿、羊肉、火腿的木架子把它遮蔽了一部分外）总是让人一览无遗。

在壁炉上面，是几支蹩脚的旧枪和一对马枪，还有三十油漆鲜艳的茶叶罐，一齐溜放在壁架上，算是装饰品。

地板是光滑的白石铺砌的，椅子涂了绿漆，是那种简陋的高背椅；有一两只笨重的黑椅子躲在阴暗里。

在碗橱底下的圆拱里，躺着一只巨大的酱色的母猎狗，一窝尖叫的小狗围绕在它身边；此外，还有别的狗另找别的地方做安身之处。

像这样的屋子和陈设原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——假使主人是一个普通的北方庄稼汉，长着一张倔强的脸儿、一双粗壮的腿（如果穿着短裤和绑腿，那双腿才出色呢）。

只要你拣的是正好吃过了饭的那一段时间，那么在这山区周围五六英里内，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类人物安坐在交椅里，一大杯浮着泡沫的麦酒放在他面前的圆桌上。

可是希克利先生和他的居处以及生活方式，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对比。

从外表来说，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；从服装、举止来说，又像是一位绅士——就是说，像乡间那许多地主那样的绅士，也许很可以说是衣冠不整，但并不见得就叫人看不入眼，因为他的身材挺直、很有样儿。

他那张脸是够阴沉的；难免有人会猜想，他多少带点儿教养不够的傲慢。

我懂得他，和他有一种感情上的共鸣，认为完全不是这回事。

我凭着本能，知道他这种矜持，是出于厌恶别人的卖弄感情，厌恶人们彼此之间表示的那种亲热劲儿。

他爱，他恨，全都搁在他的心里；而且认为假使再要让人家爱他、恨他，那就分明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儿。

不，我扯得太远啦——我是一味拿自己的性格往他身上套。

可能希克利先生就有他自个儿完全不同的理由，才碰到有谁也许想和他交个朋友时，尽把手指儿往里缩；而这和我要那么做的理由可全不相干。

我倒是希望我这种脾气好算得罕见少有啦。

我那亲爱的母亲老是说，我永远也别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了；果然，就是在去年夏天，我证实了我根本不配有。

<<呼啸山庄>>

那时候我正在海滨享受着一整月的好天气，谁想碰上了一个最迷人的姑娘——在我的眼里，真正是一位天仙——在她没有理会我之前，我始终是这样看待她的。

我从没有把自个儿的爱情说出口，可是如果眉目也能传情，那么一个白痴也能看出，我已经沉溺在爱河里，没救了。

最后，她懂得了我的情意，回了我一个眼神——啊，且不提多甜蜜，你尽管自个儿去想象吧！

可是我怎么办呢？

说来丢脸，我就像一只蜗牛似的，冷冰冰的缩回去了；对方每向我瞅一眼，我就变得越冷淡、越往里缩得紧。

可怜这个天真的姑娘，到最后怀疑起自己的感觉来，以为自己闹了个大笑话，窘得硬是要她的妈妈依着她走掉了。

就因为的这种怪脾气，我得了冷酷无情的名声。

多不值呀，只有我自己心里理解。

我在壁炉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，我的主人走向对面的那一把。

大家一时没有话说，我就伸手想去抚摸那条母狗。

那条母狗已经离开了它那一窝小宝贝，狼一般地偷偷来到我的小腿后面，翘起嘴唇，白牙齿上淌着口水，只想咬人一口。

我摸了它一下，惹起它从喉头发出一长串的噪声。

“你还是别理这条狗吧，”希克利先生趁着狗叫，也一起罗嗦道；同时他又把脚一顿，把接下来那一阵更凶猛的闹声止住了。

“它还没有给宠坏——不被当宠物看。

”于是他大步跨到边门，又嚷道：“约瑟夫！

”

约瑟夫在地下室深处咕嘟了几句什么话，可并没有爬上来的动静；于是主人就自己钻下去找他，丢下我和那条母夜叉似的母狗面对面地厮守着。

它，加上两只蓬毛的护羊狗一起眼睁睁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。

我并不急于想和它们的牙齿打交道，只得安分地坐在那儿。

可是真倒霉，我还道貌岸然暗中的嘲弄它们是不懂得的，意向这三个畜牧挤眼弄眉，做起鬼脸来。

不料有一个脸相惹恼了狗太太，它顿时暴跳起来，直扑我的膝盖；我把它摔了回去，慌忙把一张桌子拉过来挡在中间。

这一下，可激起全体狗的公愤了。

六七个大大小小、老老少少的四脚魔鬼一窝蜂地从隐蔽的洞窟里冲出来，向共同的目标集中。

我感觉到我的脚后跟和上衣的边缘成了明显的进攻对象；我一边挥动一根拨火棒，使劲击退那几个大喽罗，一边迫于情势，不得不大声告急，叫这家人快来平息局面。

希克利先生和他那个仆人还是不慌不忙地爬着地下室的梯阶。

尽管壁炉那边又是嚎又咬的，闹得天翻地覆，可是我并不觉得这两位步子就比平常加紧了多少。

幸亏这时从厨房里赶来了一个人——个健壮的女人，两颊火红、袍子卷起、光着双臂，挥舞着一只煎锅，冲到了我们中间来。

她就凭这个做武器，再加上她的嘴，立了奇功：一霎时，那场惊天动地的暴风雨给镇压下去了。

等她的主人上场的时候，就只剩她一个儿还留在那儿，如同狂风卷过的海洋那样心胸起伏。

“见鬼，到底在闹什么呀？

”他问道，向我瞪了一眼。

我受了这样不友好的招待，还要受这种眼色，可有些受不了啦。

<<呼啸山庄>>

“不错，真是见鬼！”

”我咕噜着说。

“就算一群邪魔附身的猪发作起来，再厉害些也不过像你家里这一伙畜生那样罢了，先生。你倒不如把一个生客丢给一群猛虎呢。”

“只要别人不去碰什么，它们是不惹事的，”他发表意见道。

把酒瓶放到我面前来，把桌子搬回原处。

“狗看家，原是它的本分嘛。”

喝杯酒吧？”

”

“不，谢了。”

”

“没咬着吧？”

”

“要是我给咬了，我可要给那咬人的东西留下个磨灭不了的印记呢。”

”

希克利咧开了嘴，绷紧的脸上透出一些笑意来。

“算啦，算啦，”他说，“让你受惊了，洛克乌先生。”

来，喝点儿酒吧。

此地真难得有客人光临，所以我和我那些狗——我不怕照实讲——简直不懂得该怎样招待才好。

祝你健康，先生！”

”

我鞠了躬，也回敬了他；我开始觉得为了一群狗的失礼而坐在那儿生气，可有点傻。

此外，我也讨厌让这个家伙再取笑我，因为他的兴致已经转到取乐上来了。

也许他也察觉到，得罪一个好房客是愚蠢的，语气便稍稍委婉些，提起了他以为我会有兴趣的话头——谈到我目前住处的优点与缺点。

我发现他对我的话，是非常有才智的；在我回家之前，我居然兴致勃勃，提出明天再来拜访。

而他显然并不愿我再来打搅。

但是，我还是要去。

我感到我自己和他比起来是多么擅长交际啊，这可真是惊人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